



屠格涅夫著

馬宗融譯

春潮

春

潮

[俄]屠格涅夫著

馬宗融譯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И. Тургенев
Вешние Воды
根据法文譯本轉譯(版本年代不詳)

春 潮

[俄]屠格涅夫著

馬宗融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542

开本 850×1156 耗 1/32 印張 5 13/16 插頁 1 字數 117,000

(原文化生活版印 21,080 册)

1957年11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數 6,501—14,500 定价(6)0.65元

快乐的年岁，
幸福的时日，
象春水一般，
你们都已逝去……

(俄国国歌)

……將近早上一點鐘，他回到他的工作室，遣去燃好了蠟燭的仆人；於是，倒在一把靠近火爐旁邊的沙發椅上，他用兩手蒙住面孔。

他從沒有感到過這樣一種身體和精神的疲倦。他和可愛的太太，與聰明的先生們過了這天的一晚。這些太太中有幾個是美麗的；大半的先生們都以才能和機智出眾；他自己顯得是有趣和漂亮的健談者……但雖有這一切，他卻從沒有感覺到那樣不可抗拒地為古羅馬人說過的 *Toedium vitae* (生活滋味) 所侵襲，壓迫。

倘使他还比較年輕的話，會要忧愁，苦悶及煩躁得哭了：一種鑽蝕及燒灼得象黃連的滋味般的凄苦充滿在他的整個靈魂里；他不知道是怎樣的沉重，冰冷，惡心，象一個深暗的黑夜從各方面把他包圍住；他不曉得怎么去消除這種黑暗，這種凄

苦。想就睡也沒有用：他覺得瞌睡不會來。

不知不覺地，他沒入在一些既長且緩的沉思里，散漫而又煩愁的沉思。

他想到人事中的虛妄無益，虛偽的平凡。他生平的各段時期——他剛到五十二歲——一段跟着一段展開在他的思想的眼前，沒有一段在他面前覺得可喜。

總是縈繞在空虛與幻妄里，總是把劍砍在水上，總是，一半天真地，一半故意地，沉迷在無益的幻夢中：——“何在乎小孩子所高興的，只要他不哭，”俄國的諺語說；——繼後突然一下，象雪落在我們的頭上，只見衰老降臨，跟着它的又是它的同伴，死的恐懼，這種恐懼不住地鑽掘我們、啃蝕我們；然後終於沒入深淵！

生命要是就這樣消逝了也還僥幸，因為，不止一次，在完結之先，象鏽在鐵上一般，來了殘疾和苦痛……

生命在他看來不是詩人所描寫的那種喧騷的海，他把它看作凝結得象一塊冰，不動，透明直到它最沉黯的深度；他自己坐在一隻搖擺不定的小艇上；而在下面，黝黑而泥污的深淵的底里，他恍惚地看見，象巨大的魚一樣，有一些獐怪的形狀：各種生活的苦難，病痛，忧愁，狂症，失明，窮困……而在他的注視中這些怪物之一從黑暗中浮現出來了，一升，再升，變得漸漸可以看見了，漸漸可怕地看得清楚了……再有一頃間，於是，被怪物的背推起，小艇將遭不測了！但是，那形狀又重新變得較模糊了，怪物向底下沉，又回到原處蜷伏，搖動着它的腹鰭……然而那必然的日子終須到來，小艇即將傾覆。

他搖搖頭，一跳從他的沙發椅上起來，在房里走了兩個圈

子，又坐到他的書桌前面；然後，把所有的抽屜一個一個打開，抄動那些亂紙，舊信札，大部分是女人寫的信札。他為甚么要這麼做，連他自己也不曉得，因為他並不找甚么東西。他唯一的目的只在作一點任何事情以便丟開使他討厭的思想。

他隨便拆開了幾封信。其中的一封里有一朵業已干了的¹花，套着一片褪色的緞帶。他聳了聳肩，向壁爐瞧了一眼，把這些信放在一邊，好象他是預備要把這些無用的殘片放到火里去一樣。他的手興奮地繼續着搜探各個抽屜；忽然他張大眼睛并輕輕抽出一個舊式的八角小盒子，他慢慢把盒蓋打開。在這個盒子里，在雙層業已變黃了的棉花下面，有一枚石榴色寶石的小十字架。

有好一會時間，他以一種猶疑的樣子細瞧這個十字架；過後突然吐出一個輕微的叫聲……在他臉上表出的神色既不是歉然，也不是喜悅：這好象他在無意中遇見了一個從前曾經親切地愛過的人，久已不曾見着，還認得，而卻已被歲月完全改變了。

他立起來，又到火爐近旁坐下，重新用兩手把臉遮住……

“為甚么今天？為甚么恰好在今天？”他想。

早就過去的很多的東西又來到他的記憶之中。

這以下就是他所回憶的：

但必須先告訴您他的姓名。我們的主人公叫作德米特里·巴夫洛威奇·薩寧。

以下就是他所回憶的：

1

这是在1840年的夏天。薩宁剛滿二十二岁；他从意大利回到俄国，路过福蘭克府①。他几乎没有家，有一份虽說不上富厚、却是独享的家財。一个疏远的亲戚給他丢下了几千盧布的遺產，他决定把它拿来消費在外国，在他进到行政机关之前，在把公家的籠头套在头上以前，这对于給他以一种安定的生活是必要的。薩宁果然把他的計劃实行了，并且安排得很巧妙，在他到福蘭克府这天，他剩下的錢恰好够用到圣彼得堡。在1840年，铁路还很少；旅行的先生們只有乘坐邮車。薩宁定好他的位子，但邮車必須到夜間十一点鐘才开。还給他留下很多的时间来消磨。侥幸天气十分晴明，于是薩宁在当时还是著名的白鵝飯店进餐以后，便出去到城里漫步閑游。他去看了看当萊克尔的阿丽雅納②，这沒有引起多大的兴趣；他去訪过歌德的住宅（插一句話，他只讀过这位詩人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还是讀的法文譯本）；他到萊因河畔去散一回步，象一个認真的旅行家必然有的，发起愁来。終于，將近六點鐘，累了，鞋子滿扑着尘灰，他到了福蘭克府一条不甚重要的街道上，然而这却是將要長久存留在他記憶中的一条街道。

在这条街的几家房屋中的一家門額上，他看見一个招牌，

題着基約瓦尼·洛色里糖食店。他走进去想喝杯檸檬水。在第一間屋子里，一个簡朴的櫃台后面，一个油漆櫃子的各层架上，整齐得象藥店一样，排列着一些标着金签的瓶子和滿装着餅干，可可糖与麦芽糖的玻璃罐。这间房里沒有一个人；仅仅有一只灰色的猫，眯着眼睛，喉里嗡嗡作响，并且用它的爪尖輕輕抓爬着放在窗前的有草垫的高椅子；一个木質的雕花籃子傾复在地板上，旁边一团紅色大毛綫球，映射着晚照的刺目的阳光。一种不大清楚的，奇异的声响从鄰室里发出。薩宁候到門上的鈴声响完后，便大声問道：

“这里有人沒有？”

在同一頃間，鄰室的房門开了……薩宁吃惊得心里战栗起来。

2

一个約有十九岁的少女，黑发紛披在赤裸的肩上，光着的兩臂向前伸着急步走进店鋪。她看見薩宁，便冲到他面前，用手拉住他，打算拖他走，一面用一种断續的声音对他說：

“快！快！这里来！救救他！”

薩宁沒有跟这少女去，并非他犹疑着不肯听从她，乃是他

① 德国的城市。——譯者

② 1' Ariane de Dannecker, 希臘克列特王 Minos 之女; Dannecker, 当时德国名雕刻家。

过度的吃惊把他釘住不能动了。他从沒有見過同样的美貌。她又轉身向他，而她的声音，她的目光，她的兩手交握着紧贴在她蒼白的頰上的动作都有那样一种失望的表情，当她对他連說：“唉，請过来呀，請来！”时，他便赶紧跟随她进了那道开着的門。

在第二間屋里，他看見一个旧式装着毛墊子的矮榻上平躺着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与那少女的面貌极显著地相似：这分明是她弟弟。这孩子十分蒼白，簡直可以說是白，帶着点黄色反光就好象蠟，或一种古大理石。他兩眼閉着；他的黑色濃发的阴影复在他不动而且滑潤的額上，眉毛細長而无生气，只見在他烏紫的唇間閃耀着他紧咬住的牙齿。他有着已經不再呼吸了的样子；一只膀子压在他的头上，另一只沉重地直垂到地板上。孩子全身穿着衣服，紧密地扣着，一根領帶勒住他的頸子。

少女搶步向他走去，一面发出一种焦愁的呼声。

“他是死了！他是死了！”她叫。“他方才还坐在那里；我們在一起談心……忽然他就倒了，他就再沒有动过一动……我的上帝！难道真的就不能救他嗎！媽媽她又不在这里……邦他列沃勒！邦他列沃勒！怎么啦！医生呢？”她再用意大利話說，“你到医生家去沒有？”

“小姐，我沒有去；我叫路易斯去了，”一个嘶啞的声音在門背后說。

于是一个矮小的老人，穿着一件釘着黑紐扣的紫色燕尾服，系一根高領帶，着一条南京紫花布的过短的長褲及一双藍毛長袜，拐着他的歪腿走进房里来。他的极小的面孔在一大

堆鉄灰色头发下面完全看不見了。四面短发聳立，長的又紛紛成綫下垂，这叢头发使老人的生相和鳳头鷄的十分类似，类似得你只能在一堆深灰色乱发下面，看清一个尖鼻子和一对溜圓的黄色眼珠。

“路易斯有的是好腿，我却不能跑啊，”矮小的老人用意大利話繼續說，一面把他那患着风痛却还平正脚一只一只地抬起来，上面穿的是有鈕扣的鞋；“但是我拿了水来。”

在他的枯瘦而指节甚粗的手里他紧握着一只瓶子的細細的瓶頸。

“可是在这些延挨中爱弥儿会死啦！”少女叫道，于是她把手伸向薩宁。“哦！先生！o mein Herr！（哦，我的先生！德語）真的您就不能救救他嗎？”

“一定要替他放血呀：这是中了风，”那个听到叫邦他列沃勒就应声的老人說。

薩宁没有一点輕微的医学知識，但是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十四岁的小孩子不会得中风病。

“这是一种昏厥，而不是……您所說的，”他对邦他列沃勒說。“你們有毛刷子沒有？”

老人把他的小面孔轉向他。

“甚么？”

“毛刷子！毛刷子！”薩宁用德文，又用法文一再說。“毛刷子，”他做着刷衣服的样子又說。

那矮小的老人到底还是弄明白了。

“啊！毛刷子？Spazzette！（毛刷子，意大利語）当然罗，我們有的是毛刷子！”

“都拿到这里来，我們要把他的領帶解开，大衣脫去，然后再来替他摩擦。”

“好…… Benóne! 不一定要給他澆水在头上罢?”

“不……稍迟一迟。在这会儿，赶紧去找毛刷子罢。”

邦他列沃勒把他的瓶子放在地上，急急出去，他立刻就拿着兩把毛刷子轉来，一把是刷衣服的，另一把是刷头发的。一只鬃毛小狗跟着他进来，很活动地搖着尾巴，帶着詫异的目光瞧瞧老人，少女，并也瞧瞧薩宁，好象它想知道这一切混乱究竟为了甚么。

毫不延忽，薩宁脫去这一直沒有劲的少年的大衣，替他把領扣解开，高卷起他的襯衫袖子，开始用尽全力給他摩擦胸部和兩膀。邦他列沃勒也沒有怠慢地运用另一把刷子，刷头发的刷子，在他的靴子和褲子上摩擦。少女便跪在矮榻的面前，并且，兩手把头抱住，目不轉睛地望着她的兄弟，連眼皮都不眨动一下。薩宁一直在搓揉着，有时也偷眼看看她。上帝！她真美丽啊！

3

她有一个不甚大但却是一种美丽的鷹嘴式的鼻子；一痕輕微的鬚毛隱約地印在她的上嘴唇上。她的肤色調勻而无光澤，一种琥珀般的淺淡，她的头发的滑潤的波紋使人联想到毕体宮①的阿洛里的汝底忒的雕象。尤其那对眼睛！一对瞳人周圍緣着一道黑綫的深灰色的眼睛，一对表情高昂的眼睛，就

是在这为恐怖和痛苦减却了它的光輝的时候也是如此：由不得薩宁的思想已飞驰到他方才离开了的奇妙的境域；但是就在意大利他也絕沒有遇見这样的美人。这少女的呼吸是稀少而又不均匀；可以說每次都要等到她兄弟的气回过来她才换一口气。

薩宁毫不懈怠地揉擦。他不仅在瞧看那少女：邦他列沃勒的特別的面貌也引起他的注意。累极了，喘不过气来，老人刷每一刷子都要掣动一下，一面并发出一种尖銳的呻喚，他那大堆蓬松的头发，被汗浸湿，在兩边垂着，象被流水冲淨了的一些植物的根莖。

“至少得把靴子給脫掉，”薩宁对他說。

鬃毛小狗，或許为这种事件的特殊情况所惊扰，立即停住前爪，狺狺地叫了起来。

“Tartaglia! canaglia! (塔尔塔立亞！ 賤东西!)”老人帶着威吓的声調低喚道。

可是，正当这时，少女的容顏改变了；她的双眉上揚，兩眼睜得更大了，焕发出愉快的表情……

薩宁一瞧：少年的面上輕微地显露了一点顏色；他的眼皮在掣动，他的鼻孔也在微微煽动。他从他咬着的牙縫里吸入空气，并叹了一口气出来……

“爱弥儿！”少女叫道。“Emilio mio! (我的爱弥儿！)”

爱弥儿的黑色眼睛睜开了；虽还只視而无睹地在瞧看，可是却已經淺地在微笑了。这微笑在他淺淡的嘴唇边一閃即

① 毕体宫(Pitti)在意大利佛洛棱薩。

过；繼后他便試动他那垂在一旁的臂膀，努力牽引到他的胸膛上。

“Emilio! (爱弥儿!)” 少女一面起立一面又叫。

他的面上有一种多么热切，多么緊張的表情，她似乎又要傾瀉出她的眼泪，又要发出笑声。

“爱弥儿！怎么啦？爱弥儿！” 一个声音在鄰室里說。

一个衣裝适称，服色深灰的妇人快步走了进来。一个某种年紀的男子跟在她后面；在他的肩后露出一个女用人的头。

那少女跑去迎住他們。

“他已經得救了，媽媽！他活着呢！” 她痠攣地緊攬着那剛进来的妇人叫說。

“可是，他得了甚么病嗎？” 这妇人又問，“我回来时在路上遇見了医生先生和路易斯……”

在少女向她叙說事件的經過时，医生走近了病人，病人已漸次恢复了知覺，繼續以一种勉强的神气微笑着，好象他頗以他所引起的恐怖为歉。

“你們用毛刷給他摩擦过，依我看来，” 医生对薩宁和邦他列沃勒說。“你們做得很好。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現在且看看，多好的效果……”

他便給少年診脉。

“啦！把你的舌头伸出来看看。”

这妇人帶着关切的心情俯身向她的儿子，她儿子已微笑得真誠些，举眼望着她，并且紅了臉。

薩宁心里想，他若再待在那里就过份了，于是就到店鋪里去。但是在他把手放到外門的門鈕上之前，那少女又到了他

跟前，并且阻住他。

“您要走嗎？”她用一种温柔的眼光对他瞧着說：“我不留您，但今天晚上您必須再来看我們；我們十分地感謝您：您可算救了我兄弟的命……我們想对您申一申謝意。这是媽媽的意思。您應該告訴我們您是甚么人，并且来分享我們的快乐。”

“可是我今天就要出发，到柏林去，”薩宁吃吃地說。

“决耽擱不了您的時間呀，”少女敏捷地回答，“一点鐘內請来同我們喝一杯可可……您应許了我罢？我應該回到我兄弟跟前去了。您来罢？”

薩宁能怎么办呢？

“我要来的，”他回答。

少女很快地給他握一握手就跑开。薩宁便到了街上了。

4

一个半鐘头之后，薩宁又回到了洛色里糖食店。他在那里被接待得象一个亲戚。爱弥儿坐在原来給他摩擦时躺过的短榻上。医生业已走了，丢下一个药方，囑咐要仔細預防他受剧烈的激动，因为他的性情急躁并預伏有心脏病。爱弥儿曾有过多次别的象这类的晕厥，但从沒有过这样厉害和这样久。只是，医生断說暂时已沒有任何危險了。

为使一个病后的人舒适，爱弥儿身上裹着一件寬大的室内長袍，他母亲給他在头上圍了一条藍色毛綫的妇女披巾；但

他却是很高兴的样子，几乎象在过着节日一样。凡圍繞着他的人也都有着过节日的神气。在对着短榻的一張小桌上立着一个磁咖啡壺，滿装着香噴噴的可可，周圍放着一些茶杯，一些盛滿了糖漿的玻璃罐，几个摆着餅干和小面包的盤子，还有几束花。六枝魚燭燃在两个古式的銀制多枝蠟台上。在短榻的一边，有一張柔軟的福祿特尔式的沙发椅：薩宁被讓坐在这上面。所有在糖食店里住着的，这天他和他們認識了的，都聚集在一起了，連猫和鬚毛小狗塔尔塔立亞也不除外，全体都有說不出的高兴的样子：鬚毛小狗也快活得直打噴嚏；只有猫仍繼續着眯着眼睛表出媚态。

必須由薩宁說出他的姓、名以及身份了，他的出生地也一样得告訴他們。剛一听說他是俄国人时，兩個女人都发出一种驚訝的叹声，兩個同声贊叹他的德国話发音完全地正确；但是她們却又問他是否高兴說法国話，他可以用这种她們更容易懂，容易說的話。薩宁立刻便把这个提議实行了。“薩尼納，薩尼納！”兩個女人絕對想象不到一个俄国姓字能这样容易地发音。他的名字德米特里也同样使她們高兴。年長的婦人說，在她年輕的时候，她曾听过一出美丽的歌剧，剧名德默特里約。哎，坡里比約，但是她說德米特里較之德默特里約好听得多了。

薩宁就这样地談了將近一点鐘光景。她們也告知他所有她們生活的細情。那个花白头发的婦人，那母亲，是說話最多的一个。她告訴薩宁她的名姓叫列沃諾娜·洛色里；她已失去了她的丈夫，基約瓦尼·巴底士塔·洛色里，他于二十五年前在福蘭克府落业，作了糖食制造人；基約瓦尼·巴底士塔原

是意大利东北威桑斯州人，为人很爽直，但却有点易怒，好爭吵，此外他还是一个共和派！在說这些話的时候，洛色里太太用手指着悬在短榻上面的一張油画肖像。必須設想这位画家“也是一个共和派”，洛色里太太叹着气补說道，画沒有画得很象，因为故去的基約瓦尼·巴底士塔的肖像被画得象一个阴郁而严厉的强盜，如李納尔篤，李納尔地尼之类。至于洛色里太太呢，她是生在“古老而壯丽的帕尔穆城中的，那里有着不朽的柯耐热画的华美的圓屋頂”；但是因久居德国之故，差不多把她完全日尔曼化了。她繼后又說，一面愀然地搖着头，給她剩下的仅不过这个女儿和这个儿子（她用手指一个一个指着）；这个女儿叫吉瑪，儿子叫爱弥里約；（意語发音的爱弥儿）这两个都是听說听教的好孩子，尤其是爱弥里約……

“我呢，我难道不是听說听教的嗎？”她的女儿截住她的話道。

“哦！你，你也是一个共和派啊，”母亲回答。

她跟着又說，自然罗，生意不如她丈夫在时那么好，他在糖食制造人里算是一个高手……（Un grand'uomo! ——“一个偉大的人！”邦他列沃勒帶着沉郁的神气自言自語道）；但却也仗着上天的保佑，还有生活的办法。

5

吉瑪听她母亲說話时，一忽儿笑，一忽儿叹气，一忽儿輕輕地用手在她的肩头上撫摸，或以一种快乐的神情用手指肋

逼她，有时并瞧着薩宁。后来，她站起来，用兩臂摟住她的母亲，在她的头上，下巴底下亲吻。她发了不少笑声，并且迸出一些小的叫声。

薩宁同样地对邦他列沃勒也有了較周广的認識。他得知这人从前作过沃拍拉（国立歌剧院）的歌者，唱的是上低音歌曲，但他离开劇場生涯业已長久了，他在洛色里家中的地位是界于用人与家庭友人之間。那怕他居住德国已久，他几乎没有学得这国的語言；他只曉得一些罵人的話句，他毫不顧怎样生硬，也从嘴里吐出 *Ferro flucto spicceubbio*①！他把所有的德国人都这样叫着。他說意大利話說得很完美，只因他生在意国希尼加立亞，那里你可以听見 *Lingua toscana in bocca romana*（羅馬口音說的托斯堪納語）。

爱弥里約以一个病后的人或方脫大險的人般尽人憐爱并沉心在快感中；而且，这之外，还容易看出全家都是在嬌慣他。他颯颯地道謝了薩宁，余事便專是喝糖漿，吃糖果了，薩宁被堅讓着喝了兩杯极好的可可，吃了很好的餅干；他差不多一个还没有咽下去吉瑪已給送来另一个了。怎么好拒絕她呢？他不久便感到舒暢，好象在自己家里；時間消磨得不近情地快。大家使他談到不少的話題：俄国一般情形，气候，社会，俄国农人，特別是哥薩克人；一八一二年的战争，彼得大帝，克里姆林，鐘与俄国歌曲。两个女人对这个广大而辽远的地界只有一个很渺茫的观念；洛色里太太，或者，象一般人通常叫她作扶劳列諾尔（*Frau Lénore*——德語：列沃諾娜太太），当她問

① 即德語 *Verbglichter Shitzbube*（坏蛋）。